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仁貴征東 第四十二回 雪花鬃飛跳養軍山 應夢臣得救真命主

詩曰：萬乘旌旗下海東，沙灘龍馬陷金龍。

蘇文呈逞遑天力，難敵銀袍小將雄。

「好使這班老臣信服，方肯投降，快快寫上來！」朝廷無奈，把金劍割下黃綾衣衿一塊，左手拿住，如今要把小指咬破，又怕疼痛。「朕若寫了血表，當真把天下輕輕付與別人不成？這血表豈是輕易寫的？」心中好無擺佈。

蓋蘇文說：「不必推三阻四，快快咬碎指頭寫血表與我！」那番，貞觀天子龍目下淚，暗叫一聲：「諸位王兄御姪，感你們個個赤膽忠心與朕打成這座錦繡江山，那知今日撞見蓋蘇文立逼血表，非是寡人不義，也叫出於無奈，今日寫了血表，永無君臣會面之日了。」這道血表原覺難寫，指頭咬破鮮血淋漓，實難落實，高叫一聲：「有人救得唐天子，願把江山平半分；誰人救得李世民，你做君來我做臣。」只把這二句高叫。蓋蘇文呼呼吸冷笑說：「唐童快寫！這裡乃我邦絕地，就有人來，也是本帥麾下之將，焉有你的人馬兵將到來？憑你叫破什麼，總總無人來救。」一邊逼他寫血表，天子不肯寫，叫救在海灘，逼勒不外，誰人來救，我且慢表。正是：唐王原是真天子，自有天神相救來。

單講那藏軍洞中火頭軍，這一日，八位好漢往養軍山打獵去了，單留薛仁貴在內煮飯。這騎雲花鬃拴在石柱上，飯也不曾滾好，這匹馬四蹄亂跳，口中亂叫，要掙斷絲韁一般，跳得可怕。仁貴一見，心內驚慌，說道：「阿呀！這騎馬為何亂跳起來？」連喝數聲，全然不住，原在此叫跳。仁貴說：「我知道了，想此馬自從收來的時節，從不曾有一日安享，天天開戰，日日出兵，自此隱在藏軍洞有一月餘外，不同你出陣，安然在此，想你也覺煩悶，故而叫跳，待我騎了你，披好盔甲，掛劍懸鞭，提了方天畫戟，到鬆場上把戰法耍練一練，猶如出戰一般。」這是寶馬，與凡馬不同，最有靈性的，把頭點點。仁貴就全身披掛，結束停當，手端畫戟，跨上馬，解脫絲韁，帶出藏軍洞中，過仙橋，鞭子也不消用，四蹄發開，望山路中拼命的跑了。仁貴說：「怎麼樣？」把絲韁扣定，那裡扣得住？越扣越跳得快，說：「不好了！我命該絕矣！馬多作起怪來，前日出陣，要住就住，要走就走，今日原何不容我做主，拼命的奔跑，要送我的命？」仁貴看來要跑得騰雲飛舞一般，好似神鬼在此護送，逢山衝山，逢樹過樹，不管好歹的跑法，衝過十有餘個山頭，到一座平高的山峰上住了。仁貴說：「阿唷，嚇死我也！叫聲馬兒，你原有些力怯的時候，所以才住了嗎？」到底此處不知什麼所在，便抬頭望下一看，只見波浪滔天，通是大海。只聽見底下有人叫：「誰人救得唐天子，錦繡江山平半分；有人救得李世民，你做君來我做臣。」那薛仁貴嚇得魂不在身，連忙望山腳下看時，只見一個戴沖天翅龍冠穿黃紋繡袍的，把指頭咬破，只聽叫這二句，住馬寫血字，馬足陷住沙泥。仁貴見不曾見了朝廷，諒來那人必是大唐天子，不知因何在此海灘泥上。又見岸上一人，高挑雉尾，面如青靛，手執銅刀，卻也認得是蓋蘇文，暗想：「原來天子有難，我這騎馬有些靈慧，跑到此山。馬阿！你有救駕之心，難道我倒無輔唐之意？如今要下此山又無路道，高有數十丈，打從那裡下去？」坐下馬又亂叫亂跳縱起，好像要跨下的意思，驚得仁貴魂不在身，把馬扣住說：「這個使不得，縱下去豈不要跌死了？也罷！畜生尚然如此，為人反不如它？或者洪福齊天，靠神明保佑，縱下去安然無事。若然陛下命該已絕，唐室江山被番人該應滅奪，我同你死在山腳底下跌為肉醬，在陰司也得瞑目，快縱下去！」把馬一帶，四蹄一蹬，望山腳下好似神鬼抬下去一般，公然無事。薛仁貴在馬上晃也不晃，心中歡喜，把方天戟一舉，催馬來下喝聲：「蓋蘇文你休得猖獗！不要走！」又說：「陛下不必驚慌，小臣薛仁貴來救駕也！」那唐天子抬頭一看，見一穿白用戟小將，方才醒悟夢內之事，不覺顏顏大悅，叫聲：「小王兄，快來救朕！小王兄，快來救朕！」蓋蘇文回頭見了薛仁貴，嚇得渾身冷汗，叫一聲：「小蠻子，你破人買賣，如殺父母之仇！今唐王已入羅網，正在此逼寫血表，中原花花世界十有八九到手，我邦狼主也為得天下明君，你肯降順我主，難道缺了一家王位不成嗎？」仁貴大怒道：「哇！胡說！我乃少年英雄，出身中原，有心保駕，跨海徵東，豈有順你們這班番奴？番狗，快留下首級！」蘇文說：「阿唷，可惱，可惱！你敢前來救著唐童，本帥與你勢不兩立！」把馬催上一步，起一起赤銅刀，喝聲：「本帥的赤銅刀來了！」

一刀直望仁貴劈面門砍將下去，仁貴把方天戟喝哪一聲架開，衝鋒過去，帶轉馬來，蓋蘇文又是一刀刺將下來，仁貴又架在旁首。二人戰到六七個回合，仁貴量起白虎鞭，喝聲：「照打罷！」一鞭打下來，打在後背上，蓋蘇文大喊一聲，口吐鮮血，伏鞍大敗而走。仁貴把馬扣定，不去追趕，猶恐有番將到來，即便跨下馬來，說：「陛下受驚了，可能縱得上岸？」朝廷叫聲：「小王兄，寡人御馬陷住沙泥，難以起來。」仁貴說：「既然如此，難以起岸，待小臣來。」便抽出腰邊寶劍，把蘆葦茅草割倒，將來捆了一堆，擡下沙灘，縱將下去，把朝廷扶到岸，又將方天戟桿挑以馬的前蹄，此馬巴不能夠要起來，因前蹄著了力，後足一蹬，仁貴把戟桿一挑，縱在岸上。天子原上馬，仁貴走將上來說：「萬歲爺在上，小臣薛仁貴朝見，願我王萬萬歲。」朝廷叫聲：「小王兄平身，你在何處屯紮？因何曉得朕今有難，前來相救寡人？」

仁貴說：「陛下不知其細，且到越虎城中，待臣細奏便了。但不知陛下親自出來有何大事，這些公爺們因何一個也不來隨駕？」朝廷說：「前日那些番兵圍合攏來，共有數十餘萬，把越虎城團團圍住，有二十餘天難以破番解圍，正在著急，幸虧中原來了一班小爵王殺退番兵，安然無事，寡人欲往郊外打圍，奈眾王兄不許朕出獵，故而沒有一人隨朕，此來不想遇著了蓋蘇文，險卻怕命不保，全虧小王兄相救，其功非小，到城自有加封。」仁貴道：「謝我王萬萬歲。」

天子在前面行，薛仁貴跨上雕鞍後面保駕一路行來。到了三叉路口，原扣住了馬立住，不認得去路，那邊來了四五騎馬，前邊徐茂功領頭，尉遲元帥、程咬金、秦懷玉帶下三千唐甲馬八百御林軍迎接龍駕。見了天子，茂功跳下馬來了，俯伏道旁叫聲：「陛下受驚了，臣該萬死萬罪。」朝廷說：「阿唷，好個刁滑道人，怎麼哄朕出來，幾乎送朕性命！」茂功說：「陛下，臣怎敢送萬歲性命？若不見蓋蘇文，焉能得遇應夢賢臣？」朝廷說：「雖只如此，幸有小王兄來得湊巧，救了寡人，若遲一刻，朕獻了血表，焉能君臣還得再會？」茂功說：「臣陰陽有准，算定在此，若沒有薛仁貴相救，我們領兵也早來了。今知我王不認得路道，所以到此相接。」天子道：「既如此，快領寡人回城去吧。」茂功領旨，眾臣前面引路，朝廷降龍，薛仁貴與他並馬相行。

一路行來，到了三江越虎城，進入城中，把城門緊閉。同到銀鑾殿上，朝廷身登龍位，兩班文武站立，薛仁貴俯伏塵埃啟奏道：「陛下龍駕在上，臣有冤情細奏我王得知。」朝廷說：「小王兄，奏上來。」仁貴說：「臣幼出身在山西絳州龍門縣大王莊，破寨中窮苦，若不相遇王茂生夫妻結為手足，承他照管養膳破寨，焉能使我每日間學成武藝，習練得本事高強？思想乾功立業，顯宗耀祖，以報恩哥恩嫂，單單苦無盤纏投軍，因此同柳氏苦度在寨。其年先鋒大老爺張環奉我皇聖旨，到山西龍門縣招兵買馬。幸有同學朋友名喚周青贈我盤費，相同到龍門縣投軍，那曉張爺用了周青，道小臣有犯他諱字，將臣趕出轅門不用，也罷了。第二遭到風火山收了強盜三員同來投軍，只用二人，又道小臣穿白犯他吉慶，仍舊逐出轅門不用。第三遭得了這位老千歲的金披令箭，張爺無奈，把小臣權用。他說：我張爺有好生之德，所以不用，放你生路，你偏生屢次撞入網來，叫我也實難救你。我豈為在此招軍買馬，單為朝廷得其一夢，夢見小臣不法，欲奪帝王之位，又贈什麼四句詩。」

天子說：「有的，小王兄，這四句詩就該明白了。」仁貴說：「陛下，他對小臣講，『家住遙遙一點紅，飄飄四下影無蹤，三歲孩童千兩價，生心必定做金龍。』」故爾軍師詳出一點紅是絳州地方，有薛仁貴謀叛之心，因此在山西查訪，拿來解京處決。所以小臣怕得緊，情願為火頭軍，隱姓埋名『仁貴』二字，他說立得三大功勞，保奏我王出罪。我因立了多多少少的功，奈陛下不肯饒恕，沒有出頭日子。未知張爺流言冒功，又不知陛下果有此事？」朝廷聽完大怒：「阿！原來有此曲折，故爾難以明白。寡人此夢就如方才在海灘上逼寫血表遇王兄救朕一樣的模式，就是王兄贈我四句詩，『家住遙遙一點紅，飄飄四下影無蹤，三歲孩童千兩價，保王跨海去徵東』。原為小王兄一人，故命張環到龍門縣招兵，查訪王兄出來領帥印督兵的。那曉張環好惡多端，在朕面前只

說沒有姓薛的，反把第四句改了什麼『生心必定做金龍』，縱何宗憲在此混帳冒功！」尉遲恭上前叫聲：「小將軍，那日本帥被番將起解建都，想來一定是你救我的了？」仁貴說：「不敢，未將救的。」尉遲恭說：「如何？我原道是你。本帥還要問你，前日在鳳凰山腳下，把本帥扯了一跤，又在土港山神廟翻本帥一跤飛跑而去，卻是為何這等害怕？」仁貴說：「未將該當有罪。這多是張爺不好，他說朝廷還有幾分肯赦，只有元帥爺迷惑聖心，不肯赦你，故此屢次拿捉，叫未將不可相通名姓。故此未將見了帥爺逃命要緊，所以這等懼怕，只想走脫，那裡相見元帥翻跌不翻跌？」尉遲恭聽說此言，暴跳如雷說：「可惱，可惱！孩兒們過來，令箭一枝，星飛趕往黑風關獅子口，速調張環父子女婿六人到來見我！」寶林、寶慶一聲答應，接了父親的令箭，帶過馬來，跨上雕鞍，按好頭盔錦甲，提了兵器，出了越虎城，竟往黑風關來調取張環父子，此言慢表。

單講朝廷開言問道：「小王兄，你既在張環座下為火頭軍，緣何知道寡人有難海灘，卻卻來得正好，救了寡人性命？」仁貴道：「陛下有所未知，那日在獨木關上，病挑安殿寶，小臣得了這個功勞，那曉張環心生毒計，把我結義弟兄九人九騎哄入天仙谷口裡邊，後路不通前路，把柴木堆起，放火逼燒臣九條性命。幸有九天玄女娘娘攝救出了天仙谷，到一派山路中，躲住藏軍洞中有兩個月有餘。不想今日臣八個兄弟出山打獵，小臣在洞中煮飯，這一騎馬亂跳亂縱，我便上馬出洞欲練戟法，誰想這馬好似神舞一般，絲韁總扣它不住，跑過了幾個山頭，縱上這座山峰，如登平地一般，復又縱下海灘，才救我主。」朝廷說：「原來還有八位王兄在藏軍洞中，降旨意快去宣來見朕。」軍士上前道：「萬歲爺，不知藏軍洞中在於何處？」朝廷道：「小王兄，你去宣你八個兄弟從那條路上去的？」仁貴說：「小臣去是玄女娘娘攝去，來是隨馬跑到一路上飛縱而來的，所以連臣也不認得，不知藏軍洞在東在西。」茂功奏道：「陛下，那藏軍洞想是乃九天娘娘仙居之所，有影無蹤的所在，豈是凡人尋得到的？少不得日後八人自有見面之日。」天子道：「既如此，傳旨排宴，命眾御姪陪小王兄飲酒。」不表三江越虎城中欽賜御宴，眾小爵主陪薛仁貴飲宴。

單講寶林、寶慶在馬上星飛來到黑風關戰船內，張環父子聞報，遠遠接到船中。尉遲弟兄說：「張環，元帥爺有令箭一技，要你父子女婿六人作速同往建都見駕，有要緊軍情。」張士貴說：「二位小將軍，不知元帥相傳是什麼要緊軍情？」寶林道：「說是什麼機密事，遲延不得的，快快整備同去見駕，我們也不知道的。」那番，士貴父子即忙周備上馬，端離了黑風關，連尉遲弟兄八人一路上竟望越虎城來。在路耽擱數天，這一日早到建都，進入城中，同上銀鑾。寶林、寶慶上前奏道：「陛下，張環父子宣到了。」尉遲恭說：「傳到了嗎？與本帥將他父子洗剝乾淨，綁上殿來！」茂功叫聲：「元帥不可造次，我自有對證之法。陛下，快傳旨意，好好宣他上殿來。」

朝廷降旨：「快宣來。」左右一聲：「領旨。」軍士出殿，宣進父子六人上殿，俯伏塵埃說：「陛下龍駕在上，臣張士貴朝見我王，未知萬歲宣臣到來有何旨意？」天子龍顏翻轉說：「張環，朕宣召你來到，非為別事，只因前日寡人出去打獵，路上遇著一位小將軍，口稱與你交好，朕現帶在外，因此宣你來，可認得他姓甚名誰？」張環道：「如今這位小將在那裡？」朝廷把頭一點，班中閃出薛仁貴，俯伏銀階叫聲：「大老爺，可認得小人薛禮嗎？」

這士貴一見，嚇得魂飛魄散，面上失色，索落落撲倒塵埃說：「你不像個人。」

他還只道是薛仁貴陰魂不散，在朝廷駕前出現告御狀，所以張環這等害怕。

仁貴說：「大老爺，怎麼我薛禮不像個人起來？我自從被你那日哄在天仙谷內，虧玄女娘娘使出神通，救我九人九騎，故爾不送性命，還是好端端的一個薛禮，又不是什麼鬼，為何這等發抖？」張環的魂被這一嚇，差不多半把已經嚇出了的了。四子一婿跪在駕前，渾身冷汗，暗想：「不好了！如今是大家性命多活不成了。」朝廷喝問道：「張環，你到底可認得他嗎？在那裡會過？快些奏上來！」張士貴叫聲：「陛下，臣領兵中原到東遼，不知奪了多少關頭，攻取了許多城池，從來不認得這位小將軍，不知他姓甚名誰，如何反認得我？」薛仁貴道：「好個刁滑的張環，前日在你月字號內為火頭軍，怎生把我來騙，說『立得三個功勞，在駕前保你出罪』。我薛禮不知立了多少功勞，反在獨木關上生心把我九人燒死，冒取功勞與何宗憲，虧你良心何在？天理難容！今日在駕前反說不認得我？」朝廷道：「寡人心中也明白，張環欲冒薛仁貴功勞，將他埋沒前營為火頭軍，反在朕駕前奏說沒有應夢賢臣，謊君之罪非小，快些招上來！」

從前做下違天事，於今沒興一齊來。